

管子語錄

管子语录

胡礼忠 编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管子语录

胡礼忠 编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·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64 插页4 印张4.375 字数108,000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3次印刷

(盒装)印数:5,001-8,000

ISBN 7-5325-1860-4
Z·271 定价:7.10元

编者的话

语录，最表层的意思是问答口语的记录。它得名于唐宋时禅僧们问答佛理的结集，而起源于载录孔夫子言论的《论语》。当然，并非一切问答口语记录下来都能称为语录，数千言的《论语》不仅跻身于十三经之列，且被西方人称为“中国人的《圣经》”，其中的一些语句甚至还衍化为人民群众的引语。可见，口语记录要升格为语录，必须有思想的高品位、语言的高格调，禅僧们那些短小活脱的一言半语，所以能点化无数凡胎钝根，正是把汉语言简意赅、有弦外之音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至。历代语录的种类虽繁多，甚至逸出了口语的范围，举凡铭箴训诫，格言谚语、行人辞令、文章警策，只要短而能精，

浅而见深，记摘下来，概称语录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，语录就是以它那精警隽永、易记易诵的独特品位，吸引着人们循着片辞短语而步入哲理的高深殿堂。语录，可说是语言与思想二位一体的点炼与升华。或许你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一句闪光的短语，往往比皇皇宏论更引起注目、共鸣与遐想，其原因正在于此。

当现今西哲时贤的语录集繁花纷呈之际，我们却选编今译了先秦时代八位哲人的名言箴语，希望能使读者，在过往的追忆中引发新的感受。诵读着先哲们的哲言，也许会蓦然发觉，在人格理想上，它可能与你所见略同，只是它更为精辟；在人生信条上，它可能与你本同末异，只是它更为凝炼，在生活经验上，它可能与你谋而合，只是它更为通脱。当然，也许也会有相反的感受：你或者会发现，今日的惰性，原来由来已久；往日的信条，却不免已见陈腐；而眼下的种种不如意，先哲们也曾这样不如意过。至于想得更深些的读者，会在这些正正反反的感受

与比较中,由过去照见了现在,有感奋、有反思;从而由现在看到了将来,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——这更是编者所乐于见到的了。

前 言

这是一本以语录体介绍管子(确切地说是管子学派)思想精华的读物。

管子,名夷吾,字仲,春秋时期齐国人。他的出生年份以及早期经历已无法考证。人们只能从《史记》等书的零星记载中了解到,少年时代的管仲生长在颍水之滨,生活贫困,社会地位也不高。为了谋生,他曾经和好友鲍叔牙一起经过商。公元前 685 年,刚登上齐国国君宝座的姜小白(即齐桓公),在鲍叔牙的极力保荐下,破格任用曾经是他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管仲为卿。从此,管仲获得了在齐国,在春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,充分施展其才干的机会。

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,管仲不愧为一个成

绩卓著的改革家。他所处的时代，是周王朝的一统权威分崩离析，各路诸侯纷起争霸的时代；又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濒临解体，封建社会开始萌生的时代。处在这样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变动时期，管仲辅佐齐桓公，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。比如，在经济上推行“与民分货”（即劳动者向土地所有者租种土地并缴纳实物地租）和“相地而衰征”（即国家按照土地的质量对土地所有者实行分等征税）等具有封建性的新政策；在行政上划国都为 21 乡，分鄙野为 5 属，对士、农、工、商实行分业定居，由中央直接设官治理，并改变官吏的食邑制为俸禄制，从而加强封建王权；在外交上以“尊王攘夷”相号召，联合中原各国，北败山戎，南制荆楚，成就了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显赫霸业。正是在他的治理下，齐国由西周初封时地处海滨方圆百里的诸侯国，发展成为春秋前期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。管仲作为辅佐君主创立王霸之业的一代名臣，从此也名垂青史。

或许是由于国务实在繁忙，管仲生前并没有将他的治国实践归纳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。好在人们在他死后并没有冷落他。在齐国，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和他的业绩的景仰者，整理他的遗说，研究并发展他的思想，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管子学派。在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，管子学派与创立于鲁国的儒家、发端于三晋的法家、产生于荆楚的道家等学派并驾齐驱，成为诸子百家中一朵璀璨的奇葩。

到了西汉末年，刘向将他所收集到的 561 篇托名管子的论著加以鉴别、整理，编定成书。全书原定为 86 篇，后亡佚 10 篇（有目无文），实存 76 篇。按其内容又分为 8 类，即：《经言》9 篇，《外言》8 篇，《内言》7 篇，《短语》17 篇，《区言》5 篇，《杂篇》10 篇，《管子解》4 篇，《管子轻重》16 篇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《管子》一书。

对于《管子》的作者和年代，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，一般认为，书中的《经言》部分，特别是

《牧民》、《形势》、《权修》、《乘马》等篇，属于管仲的遗说；《大匡》、《中匡》、《小匡》等篇，记载了管仲相齐的遗事；其它各篇，多出于战国时期汇聚在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稷下学宫的管仲后学之手；《轻重》等篇，则为秦汉之际的附益之作。

管仲相齐，历时 40 载。他的社会经历，既不同于周游列国终不见用的说客，也不同于穷困潦倒颓废玩世的隐士；既不同于关起门来著书立说、设学授徒的学者，也不同于扬一技之长、究专门之学的专家。作为主持国政的政治家，大到正世安民的方略、富国强兵的决策，小到一时一事的具體政策和措施，都是他必须注意和研究的对象，这就使得以阐述管仲治国学说和主张为内容的《管子》一书，具有了浓郁的进取和务实的色彩。同样，《管子》涉猎的领域之广博、内容之丰富，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也极为罕见。近人罗根泽曾誉之为“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”。

一个成绩卓著的政治家，他的学说和主张必定有着不同凡响之处，比如，同样是讲“牧

民”，也就是如何有效地统治人民，法家强调严刑峻法，儒家提倡伦理道德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，墨家宣传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管子则把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放在首位，认为仓廩实才能知礼节，衣食足才能知荣辱，有恒业才能有恒德，先富民才能后治国。他的这些主张，在先秦诸子中无疑要高出一筹。再比如，关于国家理财，历来的经济学者的主张无外乎开源与节流两种途径，管子则提出了轻重之术，即国家运用物价的涨落和物资的吞吐来控制市场，获取财政收入。他还提倡奢侈消费，认为只有鼓励消费，才能促进生产，解决劳动就业问题。类似的言论，在这本语录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。

在先秦典籍中，《管子》以“难读”著称。由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、一时之作，书中不乏简篇脱漏、文字错乱之处，也存在内容混杂、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，至于词义的古奥，更增添了理解的难度。本书选编了管子语录数百条，按其内容分为 21 个类别，所录《管子》原文，以《四部丛刊》

本为底本,并主要依据郭沫若等编撰的《管子集校》(科学出版社,1956年)一书,对文中的衍、误、脱、窜之处,作了必要的考订和校正。译文一般采用直译的方法,力求准确地表述原文的内容。为了让读者阅读时不觉得吃力和乏味,文字表述力求简洁和通俗。在编译过程中,参考了赵守正的《管子通解》(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,1989年),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经济学院的《〈管子〉经济篇文注译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)等著述,并采用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,特此致谢。

囿于学识,在编译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不妥之处,祈望有识者不吝赐教。

胡礼忠

目 录

一	立国与行政.....	1
二	重民与治民	14
三	立法与执法	27
四	举贤与赏罚	44
五	进谏与纳言	68
六	自然与人事	84
七	变革与守常	97
八	国计与民生.....	106
九	务本与兴业.....	122
一〇	控制与调节.....	139
一一	积累与消费.....	152
一二	市场与物价.....	167
一三	物质与道德.....	177

一四	政令与教化·····	190
一五	修身与养性·····	203
一六	处世与待人·····	215
一七	军事与战略·····	228
一八	内政与外交·····	255

一 立国与行政

个人的治乱取决于内心，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君主。天下的得与失，都是由君主的好恶引起的。君主重视农业，百姓就致力于垦荒种地；君主爱好财货，人民就争着去做买卖；君主沉湎于宫室，工匠就追求精巧的营造；君主热衷于装饰，女工就追求靡丽的制作。

【原文】一人之治乱在其心，一国之存亡在其主。天下得失，道一人出。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，主好货则人贾市，主好宫室则工匠巧，主好文采则女工靡。

《七臣七主》

威仪，是万物的程式；法度，是万民的仪表；

礼义，是尊卑的象征。所以，君主的举动合于威仪，政令就能施行；不合于威仪，政令就不能施行。所以说：“进退不合于威仪，政令就不能施行。”

【原文】仪者，万物之程式也；法度者，万民之仪表也；礼义者，尊卑之仪表也。故动有仪则令行，无仪则令不行。故曰：“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。”

《形势解》

成就王业的君主积聚人民，成就霸业的君主积聚将领和战士，衰败的君主积聚官僚贵族，亡国的君主积聚女色和珠玉。所以，先王总是很谨慎地对待积聚什么的问题。

【原文】王主积于民，霸主积于将战士，衰主积于贵人，亡主积于妇女、珠玉。故先王慎其所积。

《枢言》

（君主）首先谨慎地约束自己，然后再去要

求别人；官吏也谨慎地整饬好内部，然后再去治理外部；百姓也要致力于农业生产，而不去从事不正当的工商业活动。

【原文】(君)先慎于己而后彼，官亦慎于内而后外，民亦务本而去末。

《禁藏》

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身居高位者，不能不慎重地对待百姓，不能不慎重地对待使百姓致富的问题。慎重地对待身居高位者，关键在于举用贤人；慎重地对待百姓，关键在于选择官吏；慎重地对待使百姓致富问题，关键在于注重农业。

【原文】人主不可以不慎贵，不可以不慎民，不可以不慎富。慎贵在举贤；慎民在择官；慎富在务地。

《枢言》

百姓爱戴他，邻国亲近他，天下信服他，这就是国君的威信。